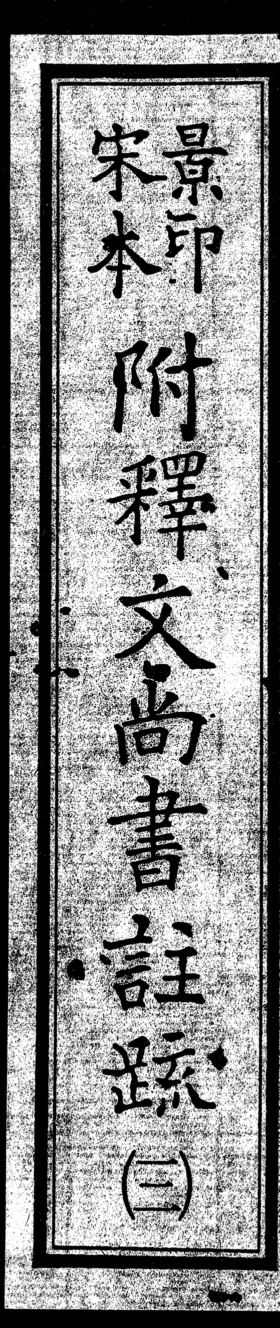



山
093.2
13-1
v.3

# 附釋文尚書註疏卷第七

## 甘誓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啓禹子嗣禹爲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疏啓與至甘誓　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馮平山圖書館

3309315
12 JUN 1990



疏甘誓　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巳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　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擧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擧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匠反**王曰嗟六事之人**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卧反**天用勦絕其命**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罰音伐**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

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

**予則孥戮汝**

○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孥音奴累劣偽反【疏】大戰至戮汝 正義曰史官自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絶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矣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 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 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揔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常 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

本之丈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　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旣有大罪宜其絶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絶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傳左車至其職　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絶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　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揔解之。傳天子至不專　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

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叙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累也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疏 太康至之歌 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叙其事作五子之歌。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疏 五子之歌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 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逸本又作佾豫本又作忬音同 **滅厥德黎民咸貳** 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黎力兮反喪息浪反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音洛 **畋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畋音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音巨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畋○從如字或作才用反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徯胡啓反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叙怨

疏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己怨之志也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毋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尸主也 正義曰釋詁文○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叙怨 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叙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絶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揔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

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常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如字又息暫反（見）賢遍反**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千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懍）力甚反（朽）許久反（索）息各反馭音御（腐）扶甫反**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

（疏）其一至不敬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君至失分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横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　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衞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　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懍心懼之意故爲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

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 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 疏 傳作爲至鳥獸 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 ○ 甘 一音戶甘反 嗜 市志反 峻 思俊反 牆 慈羊反 厭 於鹽反又於豔反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疏 傳陶唐至四方 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 ○ 底 之履反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及後世 ○ 貽 以之反 遺 唯季反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 ○ 覆 芳服反 供 音恭

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疏 其四至絕祀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

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丗　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丗　傳金鐵至取云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緜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定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曷戶割反**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鬱】音欝【陶】音桃欝陶憂思也【忸】女六反【怩】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或作睢

【疏】其五至可追　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欝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

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湎徐音緬面善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胤國名 胤征 奉辭罰罪曰征 疏 羲和至胤征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爲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胤征○傳羲氏至甲乙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罰罪　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 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肇音兆 胤侯命掌六師 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舍音捨 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疏 惟仲康至徂征　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　傳羿

廢至天子　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故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説踈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誓勑之**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愼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遒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藝本又作蓺更音庚技其綺反**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

【疏】告于至常刑　正義曰胤侯將征羲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愼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愼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徵證至安家　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

以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　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傳遒人至文教　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衆至失常　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　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



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覆芳服反倒丁老反**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冥莫定反又亡丁反**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俶本又作俶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嗇音色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

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不赦。先悉薦反又如字注先時先天同赦亦作赦治直吏反**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後胡豆反

疏惟時至無赦　正義曰言不諫尚有刑廢職擗怠是爲大罪惟是羲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群官促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殺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顛覆至之誅　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竪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爲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　正義曰設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傳俶始至所主　正義曰俶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

日被月映即不成共鬬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　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群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群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群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

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驅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靁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　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

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後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疆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蒲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崐音昆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殲子廉反魁苦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

**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涴涅著物也一音烏卧反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允罔功** 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

**其爾衆士懋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懋音茂辟音避

**疏** 今予至戒哉　正義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

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崐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言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爲過惡大帥罪止羲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 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湎之身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崐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傳逸過至於火 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睚眦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傳殲滅至無治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爲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爲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殷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亳旁各反徐扶各反嚳苦毒反

**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

**疏** 自契至釐沃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 正義曰周

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王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

傳契父至王居　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巳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從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巳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傳告來至皆亡

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 湯征

**諸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祗巨支反

疏 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疏 傳伊尹至於桀 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復扶又反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疏 傳鳩方至曰遇 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

**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七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八　（商書）凡三十四篇十七篇亡十七篇見存

湯誓第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外自陑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爲諡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陑）音而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疏）伊尹至湯誓　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外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叙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　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

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師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首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懃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　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

**湯誓** 戒誓湯士衆

【疏】湯誓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格庚白反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

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

予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衆之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復扶又反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剝割夏之邑居謂征賦重○(遏)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惰)徒卧反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食盡其言僞不實

爾不從誓言

不用命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疏)王曰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

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性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弃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

○傳契始至一夫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爲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傳稱舉至順天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

○傳今汝至之言　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

○傳言桀至賦重　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絶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

○傳衆下至喪桀　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

欲殺身以喪桀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傳古之至勿犯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旣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時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政〔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爲后土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扈〕音戶

〔疏〕湯旣至臣扈　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　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己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変置之事也曾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云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礼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礼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 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績子寂反從才容反

**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朡子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

疏 傳三朡至寶之 正義曰湯伐三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

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誼伯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云○【誼】本或作義

##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坰】涓熒反徐欽熒反又古熒反 **仲虺作誥** 爲湯左相奚仲之後○【虺】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 【疏】湯歸至作誥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使録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爲湯至之後　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



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疏】仲虺之誥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屛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　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誥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

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謚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疏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方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矯居表反誣音無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臧作郎反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繁音煩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彼我反颺音揚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惡烏路反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疏夏王至厥師　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已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



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疏德懋至不吝　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悋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己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尚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仇音求餉式亮反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徯胡啓反蘇字亦作穌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久謂

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推土雷反

疏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傳弱則至正義 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懈工債反

疏德日至乃離 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

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蒲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本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王〕徐于況反又如字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報反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鮮〕息淺反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報反字或作虣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疏〕湯既至湯誥　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誕〕音但〔告〕工毒反〔疏〕王歸自克夏　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循

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天上帝天也衷善也 疏 降衷于下民 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 疏 弗忍荼毒 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寃訴天地○寃於元反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譴遣戰反寤五故反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行天威謂誅之○台音怡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牡茂后反 疏 敢用玄牡 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

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撿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畧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揔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聿)允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

(疏) 傳聿遂至請命 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浮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而民信樂生○(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煥)呼亂反(樂)音洛

(疏) 天命至允殖 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即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賁飾易序卦文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俾)必爾反徐甫婢反(輯)音集又七入反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戾)力計反

(疏) 傳此伐至衆心 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

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敏反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徐音夷慆他刀反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疏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忱市林反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單音善下同疏咎單作明居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伊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疏成湯至徂后　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　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

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任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 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祠音辭祭也

**疏** 惟元祀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群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傳此湯至而告 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

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 居位主喪。○見賢遍反 **侯甸群后咸在** 在位次。○甸徒遍反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總音揔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

疏 傳湯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手反

疏 傳先君至禳災 正義曰有夏先君揔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莫無也言皆安之 **曁鳥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曁其器反。鼈必滅反

疏 山川至咸若 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亳旁各反。徐扶各反

疏 于其至自亳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爲

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長丁丈反

疏 立愛至四海　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疏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咈扶弗反

疏 先民時若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言理恕

疏 居上克明　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

**爲下克忠**事上竭誠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

疏 檢身若不及　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敕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

**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反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

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喆俾必爾反

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領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匡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諫爭之爭鑿在洛反額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

疏曰敢有至蒙士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爲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爲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爲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

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爲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爲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傳殉求至風俗　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爲遊戲與畋備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　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　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穉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洋音羊徐音翔

【疏】聖謨至孔彰　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賚力代反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以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疏】爾惟至厥宗　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爲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　傳苟爲至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

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 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 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遙反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道

**伊尹作太甲三篇** 疏 太甲至三篇 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揔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 疏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

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於綺反 [疏]惟嗣至阿衡　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傳阿倚至之訓　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爲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故[諟]音是說文理也[祇]巨支反 [疏]傳顧謂至天地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遠]于萬反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反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辟]必亦反徐甫亦反 [疏]惟尹躬　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稱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嗣王丕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丕]普悲反徐甫眉反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周忠信也言身

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註同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相息亮反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庸罔念聞 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昧音妹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畯迪大歷反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註同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懌音亦

疏 伊尹至有辭 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愼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愼守之惟思爲長世之謀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

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當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傳爽顯至行之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　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遣政反 疏 傳未能至不已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己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 疏 伊尹至世迷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　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爲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爲不爲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爲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 疏 傳往入至憂位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

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闋苦穴反**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

疏惟三至于亳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内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内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胥息餘反**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望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疆居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

**明予德自厎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厎之履反**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巳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計反

**疏**傳速召至其身 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爲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幷釋之言巳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孽魚列反逭胡亂反

**疏**傳孽災至可逃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背音佩徐扶代反

**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

**疏**傳拜手首至手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

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卽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荅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 **曰修厥身**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敎令無有不忻喜

**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湯俱與鄰竝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徯胡啓反

疏 竝其至無罰 正義曰言湯昔爲諸侯之時與湯竝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羡慕湯德忻戴之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懋音茂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

疏 傳言當至聽德 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

**朕承王之休無斁** 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斁音亦厭於豔反

##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

疏 伊尹申誥于王 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

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及下同**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疏傳言安至所法　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捴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愼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

**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明愼其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

疏惟明明后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爲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愼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

疏愼終于始　正義曰欲愼其終於始即須愼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愼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咈扶弗反**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疏傳胡何至其正　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爲善政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疏傳成功至安之　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甚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疏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疏咸有一德　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

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疏 伊尹至于德 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傳告老至以戒 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内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任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言○諶徐

市林反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疏九有以亡　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沆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此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

疏傳享當至天命　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而王于況反下以王同或如字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僭子念反

疏惟吉至在德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

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爲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孟反衰殺色界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爲上于僞反下爲民同爲德上如字下爲下同徐皆于僞反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豉反

疏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旣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於民也臣之既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爲易其事須愼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 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 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爲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

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囧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　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爲在上解經爲上也布德者謂布爲道德解經爲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爲臣下解經爲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爲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　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爲如此其難無以爲易其指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群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烝之承反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長丁丈反

**疏**嗚呼至觀政　正義曰此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爲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　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

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戶夾反盡徐子忍反注同

疏無自至厥功　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爲人主無得自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爲大謂彼所知爲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沃烏毒反徐於毒反**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疏沃丁至作沃丁　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録其事作沃丁之篇　傳沃丁至禮葬　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葬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云太甲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乂治也

**疏** 伊陟至四篇

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之故名篇為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其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子 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乎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 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

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疏**太戊至原命　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推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揔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囂**太戊子去亳囂地名○囂五羔反

**疏**仲丁遷于囂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俊義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謚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　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何亶甲仲丁弟也祖乙何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

**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亡

**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亶丁但反相息亮反今魏郡有相縣**作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

**疏**傳亶甲至曰圮　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

五邦及其數之推有亳𨛫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録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𨛫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作祖乙** 亡

#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八

#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九

##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

**民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

**作盤庚三篇** 疏 盤庚至作盤庚三篇　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揔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叙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殷

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

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
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
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
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
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
今安陽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
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
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
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
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
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
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
上　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爲相
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
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
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
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
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
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
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
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
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
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
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
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
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
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天子宮室
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
爲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
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
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
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
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爲奢侈也此以君名
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
何得專輙
謬妄也

## 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盤庚殷王
名也馬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

庚誥何非但録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疏 盤庚 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 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

曾孫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慼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籲音喻慼千歷反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圯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盡子忍反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稽工兮反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馬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

**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蘖五達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仆音赴又步北反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

**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厎之履反

疏盤庚至四方　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爲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從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亳之別名　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王其號名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　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也別有新邑居也○傳籲和至之言　正義曰籲即裕也是寬意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感訓憂也故率和衆憂之人出

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正義曰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亳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輙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揔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輙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蘖哉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衞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顚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



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顚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斆戶教反下如字度如字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遥反

疏 盤庚至攸箴 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卽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斆教至朝臣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于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爲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群臣以下

疏 傳衆群臣以下 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

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群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傲五報反**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任而鴆反

疏傳先王　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

**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匿女力反

疏傳王而至其指　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脩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爲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聒故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

疏傳聒聒至何謂　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僞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惕他歷反

疏非予至觀火　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

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視火也 **予亦拙謀作乃逸** 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拙之劣反【疏】傳逸過至汝過　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紊音問徐音文【疏】傳紊亂至有福　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爲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穫揔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群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昬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昬馬司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昬暋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粤音曰于也強其丈反【疏】傳戎大至所有　正義曰戎大昬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昬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昬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昬也鄭玄讀昬爲敃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爲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昬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疏】傳責公至毒害　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

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宄音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奉字勇反注同恫徙弄反又音通痛也疏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相時上息亮反馬云視也徐息羊反憸息廉反馬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曷何末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絶之。燎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反近附近之近**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疏相時至有咎

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憸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從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絶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至禍害

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

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　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能是不貴舊○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馬云古老成人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數色主反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與音預烝之承反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疏】遲任至非德　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傳遲任至貴舊　正義曰其人既没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　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傳古者至汝善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

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

疏予告至有志 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爲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爲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 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疏傳不用至易之 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

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長丁丈反

疏傳盤庚至之謀　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爲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去起呂反

疏無有至厥善　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賞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臧惟汝衆**有善則衆臣之功○臧子郎反**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罰罪已之義○佚音逸**凡爾衆其惟致告**致我誠告汝衆**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度徐如字亦作度

疏度乃口　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造七報反注同馬在早反云為也褻息列反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疏盤庚至厥民　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告之史叙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傳為此至民徙　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舡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傳話善至於衆　正義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告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為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鮮息淺反疏傳民亦至天時　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必行責時群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舡浮水而行故以浮為行也行天時謂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疏傳我殷至行徙　正義曰遷都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為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所為視

民有利則用徙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文 古君先王之聞謂遷事。曷何末反下同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注及下同共群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 疏 承汝至于罰 正義曰先王爲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勸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籲羊戍反 疏 予若至厥志 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爲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爲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試用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所困不順上命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忱市林反

爾惟自鞠自苦 自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鞠居六反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 疏 臭厥載 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舟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屬音燭注同馬云獨也沈直林反瘳勑留反 疏 爾忱至曷瘳 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

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疏汝誕勸憂 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疏今其至在上 正義曰顧氏云責群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穢於廢反疏今予至自臭 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從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疏恐人至乃心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從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從也○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廻也廻行必僻故迂爲僻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疏傳迓迎至汝衆 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從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疏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

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
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
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
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
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
語云愛人能物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
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從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從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不進進謀同心從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疏失于至能迪　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
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從者我今失於政教陳
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從大乃重下
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從乎我既欲從而汝與
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
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從乎
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
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重至
從乎　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
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傳不進
至心從　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
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群臣而言汝萬
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傳湯有至無辭　正義曰訓
爽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古我先后既勞**

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戕在良反又七良反行下孟反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斷丁緩反

疏古我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群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治直吏反盡子忍反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疏茲予至弗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祖父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

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傳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王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汝言至督之　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豉反注同**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群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爲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暫才淡反隕于敏反**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長丁丈反下遺長同**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疏　嗚呼至乃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群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

爲殘害之事汝群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爲姦宄而刼奪之我乃割絶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曰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内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刼奪之謂逢人即刼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内爲宄在外曰姦是刼奪之事故以刼奪解其姦宄也。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絶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絶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絜清 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絶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

##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奠】田薦反【朝】直遥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腎】時忍反【腸】徐時良反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群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比】毗志反【讒】仕咸反 【疏】盤庚至一人 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

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
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
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
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
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忿怒協比讒言毀
惡我一人怨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　正
義曰訓攸爲所定其所居揔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
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
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
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
宮即是先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
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　正
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
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于一人是
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
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　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
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揔腸在腹內腎



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降)工巷反徐下江反(去)羌呂反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析)先歷反注同

(疏)古我至定極　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
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
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
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
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　正義
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
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
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

我國 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揔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旁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之極 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言皆不明已本心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吏反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字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賁扶云反

疏 爾謂至茲賁 正義曰言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群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從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 正義曰民害不從違失湯德以從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傳沖童至其善 正義曰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己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己不自

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大業　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爲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旣謀及於衆又決於蓍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長丁丈反注同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相息亮反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

疏嗚呼至敘欽　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受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國伯至善政　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揔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揔勑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爲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傳簡大至衆民　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群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傳肩任至敬之　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爲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爲窮鞠人

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 ○告故報反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式敷民德求有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疏 今我至一心 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九

#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

##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說賢相其名曰說 ○說本又作兊音悅注及下篇同 相息亮反下同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作說命三篇** 命說爲相使攝政

疏 高宗至三篇 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群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於傅氏之巖遂命以爲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 傳盤庚至曰說 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爲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

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　傳使百至之谿　正義曰以工爲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　傳命說至攝政　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爲相也惟說命摠百官是使攝政也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

疏　說命　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〇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

疏　王宅憂亮陰三祀　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傳陰默至不言　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爲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既免喪其惟弗言**　除喪猶不言政

**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〇哲本又作喆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天下待令百官仰法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稟受令亦命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〇誥故報反台音怡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〇賚力代反徐音來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

民間○俾必爾反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
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
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肖音笑虢寡白反壞音怪
供音恭 疏 傳傅氏至之形 正義曰傳以傅爲氏此巖以
傅爲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
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
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晉灼
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
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爲
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
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
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以傅險姓
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案序
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爲傅氏
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
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
丁悟之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說也天下當有傅我而



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
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
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即
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
惟見此書傅會爲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言當
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朝張遙反 若金用汝作礪 鐵須礪以成利器○礪力世反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渡大水待舟楫○楫音接徐音集 若歲大
旱用汝作霖雨 霖三日雨霖以救旱 疏 傳霖三日雨 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
雨自三日已往爲霖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瞑莫遍反眩玄遍反徐又呼縣反

瞑眩困極也(瘳)敕留反(警)音景【疏】啓乃至弗瘳　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己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憒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　傳開汝至自警　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憒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爲自警也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爲)于僞反**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辟)必亦反**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總)音揔【疏】惟說命總百官　正義曰惟此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宿)音秀【疏】傳天有至設都　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

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衞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王于方反長丁丈反治直吏反下同

疏 樹后至師長 ○正義曰此又揔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爲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豫羊慮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冑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易以豉反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笥息嗣反省息井反一本作眚

疏 惟口至厥躬 ○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 傳甲鎧至用兵 ○正義曰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

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胄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教令甲胄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爲背之是起羞也静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傳言服至其才　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爲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胄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愼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昵女乙反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

疏官不至其賢　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爲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絶私好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喪息浪反

疏有其至厥功　正義曰人生尚謙謙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爲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爲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争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

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

疏無啓寵納侮　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君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

疏傳恥過至大非　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醇音純粹雖遂反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黷徒木反數色角反

疏傳祭不至戒之　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揔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忱市林反

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台音怡

疏王曰至甘盤　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

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遯徒頓反

【疏】傳既學至民間　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

**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麴起六反蘖魚列反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羹音庚一音衡鹽余廉反梅亦作楳醋七故反和如字又胡卧反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疏】傳交非至汝教　正義曰爾交脩予令其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爲非一之義言臣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邁行釋言文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

【疏】惟學至乃來　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己

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斆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斆戶孝反

疏惟斆至罔覺 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曰有所益不能自知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愆起虔反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俊本又作畯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仰如字徐五亮反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言先世長官之臣○長丁丈反下同

疏傳保衡至之臣 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爲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爲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爲起言起而助湯也 正長釋詁文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俾必爾反撻他達反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何反

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聰之異雊鳴○雊工豆反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己音紀疏高宗至之訓　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　傳耳不至雊鳴　正義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



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傳所以訓也二　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為名下篇惣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高宗

**肜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繹)音亦字書作繹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疏)傳祭之至曰繹　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文又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於肜日有雊雉異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疏)高宗至厥事　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　傳言至至自消　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躬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中)丁仲反又如字

**民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疏)乃訓至厥德　正義曰祖已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

義視下觀其爲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
與爲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脩
義使中道絶其性命但人有爲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
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
命正其駁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
義事求長命也　傳言天至絶命　正義曰經惟言有永
有不永安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
以義爲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
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
此獨以義爲言者五常指躰則别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
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
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爲言者鄭玄
云年命者惷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愒貪也洪範
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
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　傳不順至不永　正義曰傳
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爲不
服罪言既爲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
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



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
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乃曰其如
台　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台音怡復扶又反　嗚呼王司
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
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
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豐芳弓反昵女
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　嗚呼至于昵　正
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疏　義曰祖己恐其言
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
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
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
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　傳胤嗣至改
修之　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德爲嗣
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音近
也郭璞引尸子曰悦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尼與昵音義
同烝民不能自治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爲

主當敬愼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爲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服罪改脩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始咎周** 咎惡。○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爲周所咎 **周人乘黎** 乘勝也所以見惡。○黎力兮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耆 **祖伊恐** 祖已後賢臣 **奔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作西伯戡黎** 戡亦勝也。○伯亦作栢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證反

疏 殷始至戡黎　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　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　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代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傳祖已後賢臣　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爲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　傳受紂至無道　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爲受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

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義耳　傳戡亦勝也　正義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西伯旣戡黎**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

疏　西伯戡黎○近附近之近圻巨依反　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揔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　傳近王至東北　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化爲周○王心于況反下注宜王者同

疏　傳文王至爲周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疏　傳至人至知吉　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相息亮反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以紂自絕於先

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
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度待洛反【疏】
傳以紂至多罪 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
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絶於先王亦自絶於
天上經言紂自絶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絶然後天
與先王棄絶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絶先王故天亦棄
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
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絶於先
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
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
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摯至也民無不欲王
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摯音至【疏】傳摯至也至所
言 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
恨其久行虐政欲其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
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
**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報
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 **殷**
**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
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錯七各反馬云廢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
**師** 告二師而去紂○少詩照反【疏】殷既至少師 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凡微子

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傳錯亂也　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爲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微子**　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

疏　傳微圻至無道　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治直吏反

**我祖厎遂陳于上**　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紂也沈湎酗醟亂湯德於後世○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醟湎面善反醟音詠說文于命反酌酒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外內○好呼報反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度如字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人名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讎市周反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淪没也言殷將没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淪音倫喪息亮反涯五佳反又宜佳反

**殷遂喪越至于今**　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

疏

微子至于今　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而言之　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



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傳或有至必亡　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後世　正義曰耆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醟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在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　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

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出尺遂反耄字又作旄莫報反注同遯徒困反徐徒頓反一音都困反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隮子細反王篇子兮反切韻祖稽反隕于敏反

疏曰父師至何其　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遯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傳我念至愁悶　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　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見賢遍反省所景反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咈扶勿反耇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犧許宜反牷音全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儉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劒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懈佳賣反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瘠在益反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一本無臣字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難乃旦反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靖馬本作倩



謂絜也

**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顧音故徐音鼓

**疏** 父師至行遯　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耇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爲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爲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

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
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　正義曰
諮二人而人荅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
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
別有荅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
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
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　正
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
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荅彼意故
言四方化紂沈酒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故　正義曰
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
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
畏賢人違戾耇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
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
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
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
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

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躰全具也故躰
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
既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
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
揔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
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
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
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傳下視至懈怠　正義
曰箕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
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
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歛
民財乃是聚歛怨讎之道既爲重歛而又亟行暴虐亟急
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
怠也○傳商其至於道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
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
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殷滅之後
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言
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

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傳言將至一途　正義曰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附釋文尚書註疏卷第十